

● 科学与文化之谜丛书



古代神奇文化之谜

寻幽探密

11 32/12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高技术与新文化研究所科学文化室组织编写

236/05
寻幽探密

——古代神奇文化之谜

任嘉亭 赵俊杰 梓 鲁 编著

联立教育出版社

1990 北京

责任编辑:王玉君

特约编辑:徐 兵

封面设计:王秦生

· 科学与文化之谜丛书 ·

寻幽探密
——古代神文化之谜

任嘉亭 赵俊杰 梓 鲁 编著

职工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教场胡同4号)

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32 6.25印张 130千字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书号:ISBN 7-80059-321-5/G·139 定价:3.00元

科学与文化之谜丛书
编委会名单

顾问	董光璧		
主编	高翔		
副主编	赵俊杰	任元彪	辛向阳
编委	王璐	徐祥运	陈劲松
	温乐群	郑斌祥	高翔
	赵俊杰	任元彪	徐兵
	辛向阳	张祖贵	朱晓亮

科学、文化与谜

——代总序

(一)

科学是一种解谜的活动。当代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明确地把这种解谜活动分为猜测和反驳两个过程。

天文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起源于占星术，神秘的炼丹术孕育了化学……每一个科学真理都曾经被迷雾包围，今天成为科学常识的东西都曾经显得荒诞离奇。

(二)

大自然创造了人，人创造了文化。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构成了文化的本质。古往今来，思维跨越时空，行为倒转乾坤，文化域宇融天地之沧桑，含日月之玄机。

当大地遍洒智慧之光，当灵感的触角伸向莽原，奇迹便产

生了。蓦然回首，人类在惊叹祖先伟业之际又为后人留下了无数千古疑谜。文化就是在不断造谜和释谜的过程中得到升华。

(三)

《科学与文化之谜》丛书研究的这些重大疑谜曾困惑了历代先哲，也迷惘着现代科学家。有关传说在历史上经久不衰，甚至成了一些民族的宗教基础和世代不变的信仰，支配和改变了它们演进的历史。

本丛书旨在用理性原则引导读者穿过迷雾去观赏科学王国边界地带的迷人风景。期望读者不仅能看到科学晴朗天空下的五光十色，也能欣赏到哲学王国的深邃广袤、神话世界的飘渺迷离和宗教圣殿的静穆幽深。

当然，除了介绍，我们所提供的主要还是些假说，或者说猜测。至于反驳，还要靠每一位读者和科学本身。

《科学与文化之谜》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〇年三月

目 录

总序

目录

第一章 神或人:谜一般的东方文化

- 神话破译 (3)
- 环太平洋文化之谜 (22)
- 毁灭的秘密 (27)

第二章 天方夜谭:阿拉伯世界

- “神祈之门” (37)
- 土耳其神秘遗物 (42)
- 尼罗河的赠礼 (54)
- 无神论与“神迹” (72)
- 伊富高梯田与千佛坛 (78)

第三章 神话般的奇迹:古代欧洲文明

- 神奇的海上城市 (84)
- 英格兰巨石围栏 (87)
- 走出米诺斯迷宫 (93)
- 罗德巨像之谜 (101)

第四章 文明的绝响:美洲神秘建筑

- 废墟览胜 (106)

美洲金字塔:文明在诉说	(118)
玛雅文明:历史绝响	(123)
余音袅袅:美洲的其它的谜	(128)
释谜:五彩缤纷的假说	(130)
第五章 终止的乐章:亚特兰提斯的悲剧	
神奇的故事.....	(149)
水下瑰宝.....	(152)
魔幻般的乐章:亚特兰提斯文化	(156)
乐章的终止:文明的毁灭	(158)
第六章 文化的历程:消亡与演进	
人·神·文化.....	(166)
消亡模式.....	(172)
演进解析.....	(179)

后记

第一章

神或人：

谜一般的东方文化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

——庄子

也许从人类诞生那天起，就产生了神的意识，神就来到了人的世界。此后斗转星移，悠悠万载，神与人始终形影相伴，寸步不离。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神的踪迹，人类学家们可以列数没有科学的民族，但却找不到没有神的文化。而将神与人区别开来，就成为历史学家的庄严使命。

我们这里要述说的是以神秘著称的古代东方，这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区，贯穿着人神混杂，扑朔迷离的时代。从恒河之滨到太平洋岸，从云贵高原到祈连山脉，到处飘浮着神奇的游丝，诉说着遥远的时代。远古的夏夜，天空深邃浩渺，星河横贯，纤云微渡。在河边开阔地带，古老的部落正祭祀着圣洁的女神，她赤裸着，丰满的躯体预示了人丁的兴旺，温柔多情的面庞象征着吉祥和爱情。夜静静的，几丝微风吹拂，送来幽香阵阵，一颗流星划过，引起人们更多的惶恐和虔诚。

突然，河沸腾了，洪流四溢，惊涛翻卷，大地在鸟兽的惊叫

声中战栗，天空在历史的轰鸣声中裂开，随着电光闪烁，一切都在倾刻之间融入无限的过去……

神话破译

古代中国，气候温暖湿润，黄河流域，丛林茂密，茫茫原野，野兽游嬉，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众多的原始人群正沿着进化的道路挣扎繁衍，他们在险恶的条件下，与不测的风雨雷霆争奇斗胜，经过多少世纪，越过无数坎坷，终于在一个春风沐浴的早上，奇迹发生了：华夏的先民从此步入了文明的门槛。

今天，我们对这段遥远的历史知之甚少，事实上，华夏民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远古文明的特征是什么？至今仍众说纷纭，含糊不清。不过，数千年来，这个历史疑案一直驱使着无数文人学者为之寻觅探求，呕心沥血。确实，人类具有追寻自己历史的欲望，这种欲望与身俱来，永不消失。在二十世纪以前，人们的探讨主要基于历史文献，对它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和论证。二十世纪以后，随着考古学的形成，人们逐渐将注意力转向考古上，并发现了不少的远古文化遗址，如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丁村人、河套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近年发现的红山文化，等等。这些发现一方面增加了人们对远古文化演进的了解，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历史疑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考古发掘的材料在许多方面不能与文献记载相符，尤其是与文献中反映出来的古代科技水平相符，而这，近

年来已引起许多学者的高度重视。

如果从文献材料的角度来看,中国远古文化发展水平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而且其中存在着大量的不解之谜(应该说,目前考古学在这方面的发现不多,并不能证明文献记载的失误)。就以近年风行一时的《周易》来说,目前,一些国外科学家运用天文学以及气象、物候等许多统计资料 and 现代科学仪器对它进行综合研究,结果发现它的八卦图与强子八重态对称性相类似,而六十四卦方阵图与生物工程遗传密码的排列基本一致,此外,人们还从月亮运动的统计规律中找到了《周易》中的太极、阴阳、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天体物理背景,更令人吃惊的是,《周易》具有很强的科学现实性和实用性,现代电子计算机使用的“二进制制”原理,也暗含在《周易》之中。^{*}

《周易》形成于何时?据《史记》记载,《易经》系周文王姬昌被商朝拘于羑里时所作,《易传》系孔子对《易经》所作的阐述,二者合起来称着《周易》。经后世史学家考证,《周易》确实出于殷末周初,也就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

然而,从有关材料来看,《周易》的核心八卦出现的时间更早。《易系辞传》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的主要内容是:包羲氏(即伏羲氏)观察天地自然的变化,从而创作八卦,以把握宇宙的规律。伏羲氏是传说中的远古人物,是东方

* 对于八卦的实用性,本节后面将作补充论述。

的上帝，曾教人民结网捕鱼，用火煮食，对人类文明贡献很大。将伏羲与玄奥的八卦联系起来，自然会使我们对远古文明状况产生种种疑问。

要研究中国的远古历史，就离不开对神话的考察，因为神话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文明水平和社会风貌（需要强调的是，神话绝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它必须以一定的现实存在为依据，而如何剥去其神秘外衣——对客观实际的虚饰成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成为神话研究的基本课题）。中国最早、最完整的神话著作是《山海经》，该书涉及天文、历法、地理、气象、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地质、海洋、科技等众多方面，是一部反映远古自然和文明状况的百科全书。许多学者指出：《山海经》中有神话成分，但它在先秦古籍中保留原始资料最多，应该当作信史对待。台湾学者凌纯声认为：“《山海经》是以中国为中心，东及西太平洋，南至南海诸岛，西抵西南亚洲，北到西北利亚的一本古亚洲志，记述亚洲的地理、博物、民族、宗教等许多宝贵的资料”。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山海经》就会发现：它反映出来的远古科技水平之高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请看：

生活于原始石器时代的民族竟已知道万里之外的北极情形。《山海经·海外北经》：“鍾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

· 凌纯声：《中国边疆与环太平洋文化、昆仑丘与西王丹》，下册

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脊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踵山下”（译文：踵山之神叫烛阴，它的眼睛睁开即是白天，闭上就成黑夜，吹气就成寒冬，呼气即是炎夏。它不吃、不呼吸，一呼吸即成风。其身长千里，在无脊国的东边。其形人脸，蛇身，浑身红色，居踵山脚下）。目前，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这条材料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北极半年为夜、半年为昼的极地现象。有意思的是，《山海经·大荒北经》也有类似记载：“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长千里。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译文：西北海海外，赤水的北边，有章尾山。有一个神居住那里，人面蛇身，浑身红色，身长千里，眼睛竖生，当他闭眼时，世界就成黑夜，当他睁眼时，马上又成白天。他不吃不睡，也不呼吸，只将风雨吞噎。他能照亮九重阴界，故称烛龙）。这和《海外北经》所述基本一致，很可能是两个部落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章尾山，即踵山，章，系踵的转声。讲述者部落不同，发音也有差异。

在《山海经》中，赤道似乎也成为人们的谈论话题。《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寿麻之国，南岳聚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寿麻，寿麻正立无影，疾呼无响，爰有大暑，不可以往”（译文：有个叫寿麻的国家，南岳聚了州山的女儿，名叫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遂建寿麻国，在寿麻，人站着不见影子，大声疾呼没有回音。这个地方酷热难耐，人不可往）。显然，正立无影是典型的赤道现象。有人进一步推测说，寿麻系sumatra（苏门答腊，属印度尼西亚）的对译，苏门答腊位于赤

道地带，而且其文化也与我国南部文化极为相似。

更令人吃惊的是，古人竟知道了木星十二年绕日一周的规律，《山海经》中有噫鸣生岁有十二之记载。而经中关于远古天象的描述似乎说明当时竟有比较完整的天象观察系统。

如果把这些记载和考古学发掘出来的实物材料相印证，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当时的古人能达到这种科学水平，更不能想象他们能发明出具有深奥科学原理的八卦。

考古学指出：在公元前五千年到六千年，我们的祖先还在用石斧、石锄伐树掘土，穿兽皮以及用石轮纺织而成的粗布衣服，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石器仍是人们从事生产的重要工具，及至夏朝建立以后相当时期，人们才进入青铜时代，原始的历法也随之缓慢出现，即所谓夏小正。

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原始人类是怎样获得上述地理和科学知识的？围绕这个问题考察远古神话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发现，中国神话有一个极其明显的特点：枝离破碎，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从结构上看，它们似乎分属于不同的部落或民族，而且神话本身和欧洲不同，很少讲述和人类自身有关的故事，所述多为神的种种业绩与活动，给人的印象是，讲述者在当时是历史的旁观者而不是当事人。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远古时代，在中国乃至世界，曾存在着两种文明，一种是极其发达的超级文明，这种文明在后来因尚不可知的原因神秘地衰落或消失了，另一种文明是落后的原始文明，属于这种文明的人类对当时的发达文明并不理解，因而视之为神，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加以虚饰夸大，以致形成神话。不过，受超级文明的影响或启迪，原始文明加快了自身

的演进过程，在超级文明消失后的相当时期内，进入了阶级社会。

如果用这种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远古神话，那么许多疑难问题便迎刃而解。例如，夸父追日的故事，许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学术界，从来没有获得完满的解释。《山海经》的原文是这样的：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译文：夸父同太阳竞走，走进太阳炎热的光轮里。口渴想喝水，遂喝黄河和渭水的水，不足，又想去喝大泽的水，然而，在中途便渴死了，他仍下手中的手杖，化为桃林。）

过去，有人解释说，夸父追赶的是太阳，事实上，太阳东升西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可能引起古人的好奇，进而去追赶，而且也无法进入其光轮之内，即“入日”。还有人说，夸父追赶的是太阳的影子，这更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太阳没有影子，就算有，也不会导致“渴欲得饮”的现象。此外，有人说“日”是陨石，夸父追赶的是陨石，问题在于，陨石从天而降，一晃而过，人们怎么追赶？就算当时发生了陨石悬空的千古奇景，人们又怎样才能进入空中，与之逐走？

我们认为，如果把这个故事看作是远古超级文明中发生的一场战争。那么就有可能对它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请注意，《山海经·海外北经》有“夸父国”之说，可见夸父是一个国家或部落，而不单指某个具体的人，这里的“日”指飞行器，夸父逐日，意为夸父国的人驾飞行器与另一个部落或国家进行空战，只有这样，才可能有“入日”之说（两飞行器交火）。至

于“渴饮河渭”，则指夸父国的飞行器掉入黄河渭水，发生燃烧。“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则暗示了夸父国战争的失败，以及缴械投降。

事实上，古书中的“日”有两种，一是太阳，二是飞行器。最为典型的是远古“十日”之说（即天上十个太阳），神话讲古时天上有十日，烤焦了土地，最后被后羿射下九个，人们方得以过活。过去，许多人把“十日”解释为假日现象，即天空中布满冰晶，组成薄绢似的密卷云，这些冰晶起类似三棱镜的作用，把阳光向四面折射，形成耀眼的光点，看起来就象太阳一般，还有人说“十日”是陨石。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失之偏颇，陨石不可能同时出现十个，假日不可能长期存在，以致需人射掉，更产生不了《淮南子·本经篇》中所谓“焦庄稼，杀草木”的强烈幅射现象，对于远古两种“日”的区别，不属于超级文明的原始人是有所觉察的，《山海经·海外东经》说：

“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国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译文：汤谷上有扶桑树，位于黑齿国北边，系十个太阳的洗澡之处。树居水中，九个太阳位于树的下枝，一个太阳位于树的上枝）。

根据这条材料我们可以设想，在远古超级文明中存在着一种圆型发光的飞行器，它们停留在水中象树一样的建筑上，其耀眼的光芒足以和悬挂空中的太阳争辉，故被原始人视着“日”，但原始人又感觉到了这两种物体在位置上的明显差异，故有“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之说。

“羲和御日”的神话尤其耐人寻味。屈原《楚辞·离骚》中有“吾令羲和弭节兮”之句，王逸注释说，“羲和，日御也”，洪兴